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九

元文類卷五十六

元　蘓天爵　編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　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黨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

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
聞退食擁琴書不輟正襟危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
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
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
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
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於官舍貞祐四
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槀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王
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没迷所在後三十八

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計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揚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儆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夋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鄠郊范丈炳平陸員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銘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

能自刻厲及游滹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饜飫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歎賞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賓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

時阿合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為書數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數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於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竒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磥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閹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顧交而弗之

名者魯齋許公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
見先生於邢對榻學舘夜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説云云至元壬午予
按部吏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蓽心融一天自樂
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問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究辨
天府七星挽章於以張皇幽眇振濯漢靈一何壯也臨
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
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

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邱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邱園行媲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没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礲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

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之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

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

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録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惴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摭諸小説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

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喜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伏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

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托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令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

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卯匪卯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大百世之下有掟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瑛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於時聞趙卯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塈死静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

擘兆來不絶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德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鄉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

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益不勝書人視以為譜

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

於邊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裏

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

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

為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

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

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審置論切宜使吾徒為

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師而拔李芾於久廢薦丈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益益速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閒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

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捄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顧逰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録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日娶揚氏贈宜人繼黄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豊城李杲廬陵大

陞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修從祖漢高士之祠於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丈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敢不復辭而系之辭曰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有

死無瞋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於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摠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能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

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荊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録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候與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䰟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

敢以累子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

嗚呼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

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韙之宋三百年仁義之

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

項籍田橫劉諶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

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禄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

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唏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

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数十騎來往有敵輙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数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慑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

幾千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鬭日昃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輙對儔黨言唶唶獎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

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鈌陂戰死胥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嗤齷齪儒敝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耳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凡女繇邉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屯光徙屯黄勇勝軍後搬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國

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城堡化服羣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難險類如此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葢已覩其兆矣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咺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於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盧瀝鹽

埸同管勾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矼令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犖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鑾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彧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楊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彌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

唐為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砡娶皇甫氏生子曰享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鑾娶楊氏生子曰衛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彧允娶孫氏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誨諱興君以下葬於縣城郭西貫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

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於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益懼夫族大日遠昧於鏡考而湎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趁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於兹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彦大父元老

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歳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歴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盖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貽被寵光於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教於茲也以君之婿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

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頴異童亂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輙成誦事大父孝病疾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盎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温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戸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讐無豪忽舛異迺已歷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歷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筭

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甞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曽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恚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逺矣歲疫鄰有窶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説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税然非其意也賦

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汚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吴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發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内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吴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

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
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
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
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
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晝諾皆以治辨稱
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
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
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

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嗚呼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麗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湮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衮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躁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𠛬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稇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

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益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
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静邃
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
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
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
作者則索于句讀之末言意斷絶踵謬而莫悟君設對
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

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其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益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

古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堅垣女一嫁王氏是歳葬槀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

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
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
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
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
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
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

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歳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書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絶席引寘坐側羣兒無

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

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布呼密公

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

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

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

三年常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

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

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

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凌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行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為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茍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過好

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辨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絶者當委身徃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昻李太白未知何如葢伯益之詩肯意不迫於事物而

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閲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欽集往哭之見唐

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嫁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椁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歎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為金者百數十

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捄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托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為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為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

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

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

威墓表五世之内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于今又六世

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為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

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

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修已克

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

成已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内附朝廷特授平陽

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巳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
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所為讀而興嘆者也克巳
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温皇子安西
王召為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
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巳之子曰思義平陽路
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彥孚輔之凡彝經
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禄位獨輔最顯以文行選
應奉翰林三為御史遍歷陜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

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為得失哉故為之銘銘曰氣盎世兮處偏物邈無託兮久焉識耶弱翰兮著徵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喜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林

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兮潤流斯河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茲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為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龎

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陛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宫則龎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鋭宜書人爭售之𨽻是四方咸知進

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
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𨽻
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
究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者老多矣所敬者
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縠最能為詩充然有得如宋
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
君雅重厚瞉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日
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

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吳中趙子昻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

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絶為外舅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二子名筍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筍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為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和立蘇君持君事狀告

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主家產
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為守曰使遺
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公者則子受屈無
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
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
亦鮮矣能為我文以表其墓為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
刻諸石予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
君室恒山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

最其事之概附以卒葬歳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黥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
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自不以我
為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乎陽為翕翕熱
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有之葢實非骨肉而
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為卒將以用其憤怨不平
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産出
入掌握可沒齒溫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

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抗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筍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歳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産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

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真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澗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元文類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

元文類卷五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為通儒為良吏為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為稱首公自

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謨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汩没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才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為生材為難盡其材為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為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賫志之恨覯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為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

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為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為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托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隆科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赫嚕赫嚕生太師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大將軍納喇納喇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裕嚕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

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輙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陰陽方技之説歴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為時輩所推為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慢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㢈補内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

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為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

用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

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歷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歷云自丁巳大明歷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歷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宫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以公該洽

每以經史疑義為質公秉問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辛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為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為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為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為

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為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為比邱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宫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遽改為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為

天子母后稱琥不得不遵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
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
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
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
孰為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試與
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
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
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

詩文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
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
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
解世宗憫其勞授蔚州刺史為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
政聲藹然此州實抵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
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
為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
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

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為謙抑鹽官大為感悅前弊遂革蔚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為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

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為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

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勑百官郊送遣使祭於墓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鄭氏岞山世冑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

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為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胄懷倜儻有文武志瞻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能力為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

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為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需及衣襟景仁何為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為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為蓋敬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為史掾景仁以漢文為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扶㵟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

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為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布達哩先為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潛龍之始當以親親為先布達哩之獄本出搆成就使實如所論

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為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為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為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右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妻預家人憂懼不知所為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

又如此晚稱息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
説益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
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
魏搏霄所撰墓銘為未盡欲裔轉運字為之而不及也
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
謹授教乃為之銘曰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
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
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為逢違所

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卯山萬牛僨且僵顛以楔閑侍豫章緊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亦不忘淵兮漆水具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雨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旣懐八荒遂定中

原溥海内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宫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經綸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留守生將軍國隠將軍生太師赫嚕赫嚕生

太子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將軍納喇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歸金朝其弟裕嚕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為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冊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

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
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
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
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
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
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
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
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讐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

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懐貳心讐君父耶上韙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索爾達當死中野已而果然索爾達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巳沁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歴學而回鶻人奏五

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葢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数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数部大黄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刼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

安枕矣巳丑太宗即位公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葢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冐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予從之葢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輙興兵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絶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庫貯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

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
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
商稅酒醋鐵鹽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
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
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
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
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為
然之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

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總軍政課税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得不激怒皇叔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紐祜祿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

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恊特命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押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晚上頗不悦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

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
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巴哈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
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
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
中書然後聞奏中貴哀穆蘇耶哈奏撥户一萬以為採
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户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
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
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

諸路民户今已疲之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陜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守將蘇布岱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

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
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
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
免時避兵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
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
因為定制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
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
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

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説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及携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因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

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葢懼死耳若許以
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
悉平甲午詔括户口以大臣呼圖呼領之國初方進取
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
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户公獨以為不可皆
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舍大朝之法
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
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

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

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呼圖呼
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
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
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
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
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
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
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以上以為永額朝

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户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期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托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

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

臣撰多馬悉倒之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舘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舘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禄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薩爾阿默色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

令修益宫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
殿召阿薩爾阿默色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
以贓罪聞上譲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
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
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
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
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
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

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呼圖克瑪勒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鷄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

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益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悦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税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戸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

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奬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温都爾哈瑪撲買課税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窮民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覆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鬬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

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
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禄賜所得
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
之術也公曰金帛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
肖者干連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役免三
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絶皇后不知所以
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因必多寃枉
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

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数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溫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

哈瑪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奉詔尋復有旨溫都爾哈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于國家皇后亦不能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

其親戚和林為罷市絶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偶絶殁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戚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範曰希連曰希知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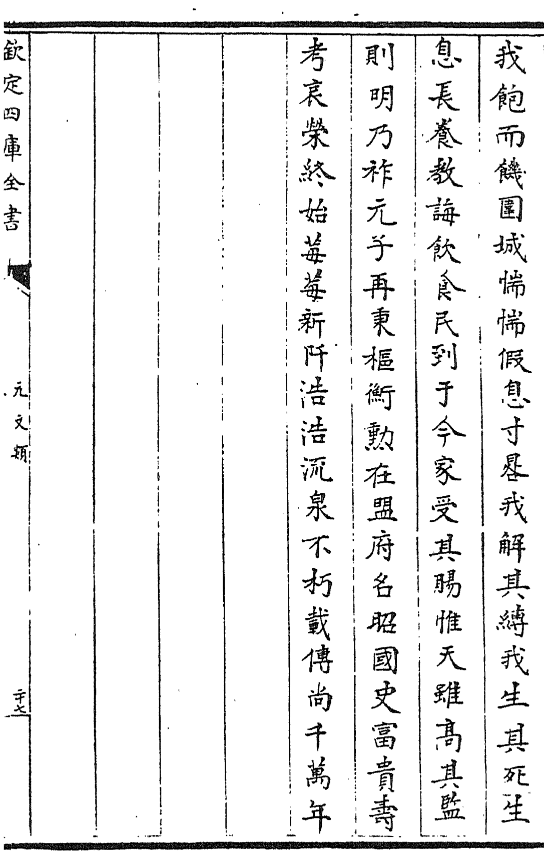
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歷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

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歷
蓋回鶻歷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歷
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歷行于世既葬公
七年令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
後天綱絶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
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
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
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

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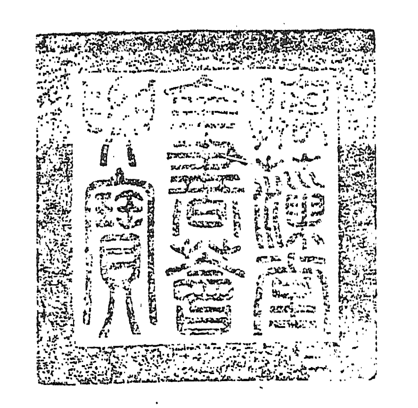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爕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

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績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漁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羣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楨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累累蔽野僵屍我燠而寒



我飽而饑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袞榮終始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元文類卷五十七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